

明成祖生母記疑

傅 斯 年

民國十八年冬，北平一不相熟之書肆攜一抄本求售，凡二三十葉，而索價奇昂。其中所記皆雜抄明代筆記之類，不能自成一書。詢朱湯先先生此書何如，朱先生謂其皆是零抄他處者，仍應以原書爲準，遂還一價，而余赴京。兩月歸來，此書已爲原主取回，今日思之，殊覺可惜。其中有一節，亦抄自明人筆記者，記明成祖生母事甚詳。大致謂作者與周王府中人相熟，府中傳說，成祖與周王同母，皆非高后產也。故齊黃削藩時，周王受責最重，而燕王自感不安者愈深。及燕王戰勝入京，與周王相持痛哭。其後周王驕侈，終爲保全，而恩澤所及最重。又記時人侈言成祖實元順帝之高麗妃所遺之子，並記當時民間歌語，七言成句。末語謂三十五年，仍是胡人之天下，云云。蓋靖難舉行革除之後，用洪武三十五年之器也。以上是此時尚可追想者，其他不及記憶矣。

近讀廣陽雜記等，重見此事，以爲甚可注意，再向書肆求此冊，則以事隔一年有半，並忘其爲何肆送來，費兩日力，苦無頭緒可尋。原抄錄自何書，當時匆匆南行，亦未記下。自己抄寫不勤，史料輕輕放過，實不可自恕，記之以志吾過耳。

承陳寅恪先生示以此事復見于明詩綜陶庵夢憶等書，更集抄此時所可尋到關於此事之記載如下。

一、記載原於南京太常寺志及親見南京奉先殿之嚮序者。

明詩綜四十四，沈玄華敬禮南都奉先殿紀事十四韻云：

高皇肇太廟，松桷連穹窿。尊祖有孝孫，典禮遙升躋。一從遷都後，遺制終未暌。有司列俎豆，上公祇瓊圭。豐歲甲午，烈火隳棧題。誦讀出音，其兆先端倪。盈庭議移祀，中廢成町畦。猶餘奉先殿，薦新及蕤鬯。微臣承祀事，入廟歌鳧鷖。高后配在天，御幄神所棲。衆妃位東序，一妃獨在西。成祖重所生，嬪

德莫敢齊。一見異千聞，實錄安可稽？作詩述典故，不以後人迷。沈歷官南京太常寺卿，轉大理寺卿。

所附詩話云：

明南都太廟，嘉靖中爲雷火所焚。尚書湛若水請重建，而夏言阿世宗意，請罷。有旨，并入奉先殿。按：長陵每自稱曰：「朕高皇后第四子也。」然奉先廟制，高后南向，諸妃盡東列，西序惟碩妃一人：具載南京太常寺志。蓋高后從未懷妊：豈惟長陵，卽懿文太子亦非后生也。世疑此事不實，誦沈大理詩，斯明徵矣。……是詩獲於高工部寓公家。

張岱陶菴夢憶卷一「鍾山」一節下云：

陵寢定，閉外羨，人不及知。所見者，門三，饗殿一，寢殿一，後山蒼莽而已。壬午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觀之。饗殿深穆，暖閣去殿三尺，黃龍幔幔之。列二交椅，褥以黃錦孔雀翎織，正面龍甚華重。席地以氈，走其上必去鳥輕趾。稍咳，內侍輒叱曰，「莫驚駕」。近閣下一座稍前爲碩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姪爲己子，事甚秘。再下東西列四十六席，或坐或否。祭品極簡陋，硃紅木簋，木壺，木酒罇，甚羸樸。簋中肉止三片，粉一鉢，黍數粒，東瓜湯一甌而已。暖閣上一几，陳銅爐一，小筴瓶二，栢捲二。下一大几，陳太牢一少牢一而已。他祭或不同，岱所見如是。

談遷國權建文四年卷云：

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御諱棣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母碩妃。玉牒云，高皇后第四子，蓋史臣因帝自稱嫡，沿之耳。今南京太常寺志載孝陵禮碩妃穆位第一，可據也。洪武口年，封燕王。晚奉命屢出塞擊胡，深入有功。狀貌奇偉，美髭髯。英武寬仁，豪傑樂用。其善武事，老將皆謂不及也。

談遷棗林雜俎義集(卽第四卷)彤管篇「孝慈高皇后無子」一目下云：

孝陵享殿，太祖高皇帝高皇后南向。左淑妃李氏，生懿文皇太子，秦愍王，晉恭王：次皇口妃口氏，生楚王，魯王，代王，鄧王，齊王，谷王，唐王，伊王，潭王：又次皇貴妃口氏，生相王，肅王，韓王，藩王：又次皇貴人口氏，生遼王：又次皇美人口氏，生寧王，安王：俱東列。碩妃生成祖文皇帝，獨西列。

見南京太常寺志。孝陵闕人俱云，孝慈高皇后無子，具如志中。而王弇洲先生最博核，其別集同姓諸王表，自懿文成祖外，秦愍王_棣晉恭王_桐周定王_櫓俱母高皇后，楚昭王_楨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齊庶人_博母定妃達氏，潭王_梓俱達氏出，趙王_杞母口氏，魯荒王_檀母寧妃郭氏，蜀獻王_椿代簡王_桂谷庶人_榘俱母惠妃郭氏，湘獻王_栢母順妃胡氏，肅莊王_栢母口妃邱氏，遼簡王_植母口妃韓氏，慶靖王_梅母口妃余氏，寧獻王_權母口妃楊氏，岷莊王_榎母口妃周氏，韓憲王_松母口妃周氏，藩簡王_機母賁妃趙氏，安惠王_檀母口妃口氏，唐定王_恒母賢妃李氏，郢靖王_棟母惠妃劉氏，伊厲王_彝母麗妃葛氏。吾學編諸書俱同，抑未考南太常志耶？享殿配位出自宸斷，相傳必有確據，故志之不少諱，而微與玉牒牴牾，誠不知其解。或曰，宋史，杜太后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非杜太后也。鳴鳩之德，均愛七子，可以知高皇后矣。而高皇后無子何諱？他王母以諸書及太常寺之志較之，多不合。楚魯代鄧齊谷唐伊譚九王同母，亦奇。

二、記載原于民間傳說者。

劉獻廷廣陽雜記卷二云：

明成祖非馬后子也。其母甕氏，蒙古人。以其爲元順帝之妃，故隱其事。宮中別有廟，藏神主，世祀之，不關宗伯。有司禮太監爲彭恭庵言之。余少每聞燕之故老爲此說，今始信焉。

上文所舉吾所見抄本所轉錄之筆記，亦屬此類，惜佚其名。

三、記載出自敵國者

蒙古源流卷八

先是蒙古托袞特穆爾烏哈噶圖汗_{案、即元順帝、}歲次戊申，漢人朱葛諾延年二十五歲，襲取大都城，卽汗位，稱爲大明朱洪武汗。其烏哈噶圖汗之第三福晉係洪吉喇特托克托太師之女，名格喀勒德哈屯，懷孕七月，洪武汗納之。越三月，是歲戊申，生一男。朱洪武降旨曰：從前我汗曾有大恩於我，此乃伊子也，其恩應報，可爲我子，爾等勿以爲非，遂養爲己子，與漢福晉所生之子朱代共二子。朱洪武在位三十年，歲次戊寅，五十五歲，卒。大小官員商議，以爲蒙古福晉

之子雖爲兄，係他人之子，長成不免與漢人爲仇。漢福晉之子雖爲弟，乃嫡子，應奉以爲汗。朱代庚戌年生，歲次戊寅，年二十九歲，即位。在位四越月十八日即卒。於是年無子。其蒙古福晉所生子，於己卯年三十二歲，即位。於是即請噶爾瑪巴之特衰齊楞伊喀克森囉勒貝多爾濟薩斯嘉之大乘丹簪綽爾濟黃教之大慈札木禪綽爾濟等三人，闡揚法教，俾大國普衆安享太平。在位二十二年，歲次庚子，年五十歲，卒。

尋繹上所抄錄成祖生母爲誰之傳說中，實含有兩個不同之問題，不可混爲一談者。一，成祖是否爲孝慈高皇后馬氏所生？如其不然，其生母爲誰何？二，成祖是否因其母曾爲元庚申帝之妃而爲庚申帝之子？茲依序辨之。

一、成祖是否爲高后子

成祖爲高后所生一說，明實錄及明史皆然，此固成祖屢屢自謂者，明代掌故大家王弼洲鄭室甫所撰述之作皆無異議。然反此說之記載大致皆原于明南京太常寺志，此書今在北平尚不可得，而北京大學所藏之明太常寺志是新抄本，來歷不詳，所記多北都太常所司，當與南京太常寺志無涉也。南京太常寺志雖不可得見，然引之者如許多，康熙字典碩字下亦引之云，「明祖妃碩氏，」而棗林雜俎作者及沈玄華等，又謂親見奉先殿之嚮次。太常志當爲官書性質，似此記錄當無誕妄，此與傳說不同也。按，成祖屢言朕高皇帝第四子，朕高皇后第四子，等等，齊黃削藩中，亦不聞斥燕周諸王之子以母賤，此猶可曰成祖引高后以自重，齊黃等當時文字本不能傳。然明史所本即明玉牒，必隱藏其生母而後子以母貴乎？在此等互相矛盾而兩面皆有有力之史料爲之後盾之時，只有一解可以通者，即成祖生于碩氏，養于高后，碩氏爲賤妾，故不彰也。明史雖爲清代官書，而其底稿實出萬季野諸公。諸公皆易代之後不忘漢統者，其從明國史之直書，略官府之別錄，刊民間之野言，固爲其自身立場必由之徑，亦是當時修史唯一之途。若不然者，以明代人之好說掌故，喜爲遊談，如盡拾摭奇聞，明史必成晉書矣。過而謹嚴，此其例也。然吾人今日猶見如許多之記載，而官書之太常寺志猶如此說，則成祖母本爲碩妃，理無疑也。明史在他處亦露燕王不與懿文太子同母而獨與周王同母之意。黃子澄傳云，「子澄曰，……今欲問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此明言燕周同母，更可推知

與懿文太子非同母矣。談遷云，「或曰，宋史，杜太后生邕王光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夔王光贊，而廷美傳云，母陳國夫人耿氏，非杜太后也」。正其例也。

至于嬪妃事跡如何，則明代官書既無記載，私家亦鮮述說，據上文，有廣陽雜記之蒙古人妃與本文所記佚名抄本之高麗人二說。按，碩非漢姓，此爲事實，至其或爲蒙古人，或爲高麗人，更或爲色目人，皆有可能，而皆無證。太祖子秦王棖，實聘元河南王王保保（擴廓帖木兒）之妹爲正妃，是太祖不以婚于異族爲嫌。婚猶如此，何況取妾？太祖席郭氏之業，轉戰江淮，攻城略土，所夷剪元代之官吏必多，則虜其妻女以爲姬妾，本起兵草澤者必有之事。據太祖實錄及國權諸書，成祖生于元至正二十年（一三六〇）庚子（宋龍鳳六年）四月癸酉，其年陳友諒弑其主徐壽輝而與吳淦戰于鄱陽，兵敗身死。此時太祖從郭氏起兵已八年，江淮重鎮，略取已多，北淮南浙，建都應天，正元世河南江南兩省菁華之區，其有略取元朝大官妻孥之機會，更不待言焉。或者碩妃竟爲高麗人。蓋蒙古人爲妾，殊無特長，而色目諸族，來自西方，亦未必適於爲漢人之妾。獨高麗人，久染中土之文華，復爲海東之靡士。庚申外史記元順帝時風尚云：

祁宮庚申帝次后祁氏、高麗人亦多蓄高麗美人。大臣有權者，輒以此女送之。京師達官貴人，必得高麗女，然後爲名家。高麗婉媚，善事人，至則多奪寵。自至正以來，宮中給事使令大半爲高麗女，以故四方衣服靴帽器物皆依高麗樣子。此關係一時風氣，豈偶然哉！

此風至明成祖時，宮中猶然。棗林雜俎義集彤管篇云：

永樂中賢妃權氏，順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國王李芳遠所進。權妃穠粹，善吹玉簫，見幸。永樂八年，從征還，至臨城薨，謚恭獻。芳遠驛送妃父永均至，食光祿大夫祿，尋遣歸。正德中卒，白金米布，賻賜有嘉。權氏薨時，後司綵王氏作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嘹唳月明中。」蓋指權妃也。

抑由成祖之母爲高麗人，故成祖亦特愛高麗姬與？

二、碩妃是否曾爲庚申帝妃，因而成祖爲庚申帝子。

此一傳說雖傳于明代之民間，遠及敵國，然其爲無稽之談無疑。以明太祖之雄

猜陰謀，如燕王所出來歷不明，獨肯封于最大之藩，最重之都，勝國之舊京，假以重兵乎？一也。成祖妻徐氏，中山女也。中山爲明祖第一勳臣，其女所配，宜不及于螟蛉賤種，二也。終洪武之世，北邊未靖，故北邊諸藩皆節制軍權。洪武末年，燕王所膺尤重，及帝不豫時，猶以燕谷遼寧諸護衛歸燕王節制，三也。且明人傳說，高皇帝嘗以燕王善戰似己，欲廢皇太孫而立之，卒以人心歸附太孫，而罷。此言縱不實，然終洪武之世，不聞太祖與燕王間有破綻，且屢命之出塞討虜，繼徐達以鎮北平，宿將如傅友德等，皆歸其節制，四也。充此類而列之，正不勝舉。然猶可曰此是常識之判斷，史事以證據爲先：則請言其確證。

明將虜元室子孛事，一在洪武二年（卽一三六九年）六七月間。明史常遇春傳云，「詔遇春還備，以平章李文忠副之。……遂拔開平，元帝北走追奔數百里。獲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將士萬人，車萬輛，馬三千匹，牛五萬頭，子女寶貨稱是。」一在洪武三年（一三七〇）五月。李文忠傳云：「次開平，降平章上都罕等。時元帝已崩，太子愛猷識里達臘新立。文忠謀知之，兼程趨應昌，元嗣君北走，獲其嫡子買的立八剌暨后妃宮人諸王將相官屬數百人，及宋元玉璽金寶十五，玉冊二，鎮圭大圭玉帶玉斧各一。」前此洪武元年秋，徐達等北伐。閏七月，丙寅，克通州，元帝帥后妃太子奔上都。八月，庚午，徐達入元都。庚申外史亦與明史同，其文云，「後七月二十七日，大軍至通州。帝得報，大懼，卽日委淮王帖木兒不花，丞相慶童，留守大都。二十八夜，帝卽捲其子女玉帛出居庸關，遁入上都。八月三日，大軍至齊化門外，一鼓而克全城。」然則洪武元年，元庚申帝棄大都時，並未棄其妃妾。前此則元帝家室不在大都之外，河北又遠非朱氏初年用兵所及，沙關雖曾一度陷上都而東行，大都門外復爲孛羅擴廓之戰場，至正二十四年，祁后雖曾一度屏居後載門外，然庚申帝並無喪其室家之事，而明祖尤不能得之于三千里外。縱退一步言之，元帝妃之入明在洪武元年，次年卽生子，不必爲洪武二年或三年，然洪武元年之次年上距國權等所載燕王以至正二十年生相去已十年，此之差誤太大。若曰改實錄以滅跡，又焉能盡改懿文太子秦晉周楚等初封十子之生年？且燕王之封與秦晉諸王皆在洪武三年，治兵鳳陽之命皆在洪武九年，燕王之國在洪武十三年，燕王節制傅友德兵征元孽在二十三年，從此專征一方。封藩固可行之于襁褓，而治

兵不能在七八歲時，之國遠方尤不能在十一二歲時，此事實皎然者。至于吾學編所記，「吳元年，上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製麻屨行膝。凡出城稍遠，馬行十七，步十三。」則從廣陽雜記等說，事反在成祖生前。其他類此之傳說，按實錄等考之，皆與年歲不合。從此可斷然知元順帝子一說之妄也。

雖然，成祖蒙此不潔之名，亦自有故。高帝自洪武中年以後，肆行殺戮，世人所望，惟在太孫。高帝春秋已高，太孫浸潤儒術，天下歸心。其後卒以謀之不善，亡于燕王，而燕王更肆行屠殺，對遜國遺臣倒行逆施無所不至。于是終明之世，士大夫心中固以建文爲正，以永樂爲篡，于是遜國遺聞，憑空生如許之多。如儒林外史所說杜慎卿之評語，以成祖爲是者，誠易代後之公言，在明人心中，永樂非他，絕懿文之系，滅方孝孺之十族者也。偏偏其生母非漢姓，而洪武元年直接至正，庚申帝爲瀛國公子之說依然甚囂于人心，詳附記一則士人憑感情之驅率，畫依樣之葫蘆，於是碩妃爲庚申帝妃，成祖爲庚申帝子矣。年代之不合，不問也。此說傳至外國，遂有蒙古源流上所記之說，此書直以成祖爲格喀勒德哈屯（即弘吉刺）所生，則弘吉刺死于至正二十五年，元史記其諡號及祁后譏語。此等史料，不辯自破。

大凡官書失之諱，私記失之誣。明國史略成祖之生母，諱也。明野史謂成祖爲元孽，誣也。成祖愈諱言其生母，私家愈侈言其真父。此猶官報與謠言，各有所缺。後之學者，馳騁于官私記載之中，即求斷於諱誣二者之間。史料不可一概論，然而此義是一大端矣。

附記一。宋德祐帝爲元庚申帝真父之一傳說，在元末明初流傳甚盛。此等宮闈秘史，真偽皆難證明。惟有一點較明白者，即此事在當時已成一大案是也。元史虞集傳云，「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乃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驛。召翰林學士承旨阿隣帖木兒奎章閣大學士忽都魯篤彌實書其事于脫卜赤顏，又詔集使書詔播告中外。」庚申外史亦云：

尙書高保哥奏言：「昔文宗制治天下，有曰，『我明宗在北之時，謂陛下素非其子。』」帝聞之，大怒，立命撤去文宗神主於大廟，并問當時草詔

者爲何人。遂欲殺虞伯生，馬雍古祖常二人呈上文宗御批，且曰，「臣受勅記載，實不獲已」。脫脫在傍，因曰，「彼皆負天下重名，後世只謂陛下殺此秀才」，故捨之而不問。

此只言元廷謂妥歡帖木兒非明宗之子，未嘗言其爲宋後也。然庚申外史又云：

國初，宋江南歸附時，瀛國公，幼君也。入都，自願爲僧白塔寺中。已而奉詔居甘州山寺，有趙王者，因嬉遊至其寺，憐國公年老且孤，留一回回女子與之。延祐七年，女子有娠，四月十六日夜，生一男子。明宗適自北方來，早行，見其寺上有龍文五采氣。卽物色得之，乃瀛國公所居室也。因問「子之所居，得無有重寶乎」？瀛國公曰，「無有。」固問之，則曰，「今早五更後，舍下生一男子耳。」明宗大喜，因求爲子，并其母載以歸。

此則直以順帝爲宋後。佛祖歷代統載三十六，載癸亥至治三年，「四月，賜瀛公合尊死于河西」。又談遷曰：（國權元至正十五年）

宋帝濕降元，封瀛國公，俾尙公主。後因侍宴有奇怪之徵，忌之，遣學佛法於帝師，遂居漠北。其後明宗逃居沙漠行帳，適與瀛國公相近，締好甚密。一夕，明宗方寢，聞瀛國公帳中有笙鏞聲，問其故，乃嬰兒始生而啼也。知其非常人，遂乞歸，養爲子，妥歡帖睦爾是也。閩人余應有詩紀之，見何喬新鄭曉所載。又瀛國薙髮號合尊大師，終嫌死。舅氏吳涇夢來告曰，「吾得請於帝，行報矣」。

此所謂嫌者，不知是何嫌。然至治二年，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南人之禁當更在先是彼時蒙古朝廷防異族更嚴，瀛國公死，或由于此。必謂瀛國公以爲庚申帝父而見殺，亦無據也。此事元未必爲世間所侈談，故袁忠徹符臺外集亦有之。見明史袁忠徹傳相傳余應詩云，（見菽園雜記）「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然以元末諸王之好亂，順帝入主，竟無執異稱兵者，而劉青田走馬引責之曰，「魯莊何以爲人爲。」蓋謂順帝旣爲明宗子，何以不報

父讐，但去文宗在太廟之位，而詔以將立其子爲言而已。此說本之朱彝尊畢沅等。據此可知庚申帝爲宋後之說，民間盛傳，而合尊之死，尤足以張此疑慮，然而終不可爲確證也。

宋之剪滅于黑韃，色目番僧，荼毒億兆，人心思漢，故韓山童以宋爲號，強豪依附，郭氏明祖其一。此可見當時人心，而大明之統，固接韓宋者也。永樂所出之野語，固是同一心理所表現，而前之榜樣，正爲後之胡盧。不有庚申帝之疑聞，亦無順帝子之妄語也。

附記二。此文所據最重要材料，竟但憑記憶，且妄其名稱，實不當即以付印。然舊抄雜記不知後來尙可遇之否？與其久而盡忘，何若記之以待後之補苴？故匆匆寫此文，適以誌隨便將史料放手之過。若承博聞者示以同類材料，以資修改，至爲感幸！

此文所引材料，如囊林雜俎陶菴夢憶等，皆由陳寅恪先生告我所在，謹志感謝。